



大江健三郎

万延元年的Football

[日本] 大江健三郎

邱雅芬 译

作家出版社



万延元年的 Football

[日本] 大江健三郎

1994年获奖

邱雅芬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 - 2006 - 574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延元年的 Football/ (日) 大江健三郎著; 邱雅芬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11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书系)

ISBN 7 - 5063 - 3793 - 2

I. 万… II. ①大…②邱…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9012 号

万延元年的 Football

作者:【日本】大江健三郎

译者:邱雅芬

责任编辑:黎云秀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640 × 960 1/16

字数:220 千

印张:14.75

插页:5

版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793 - 2

定价: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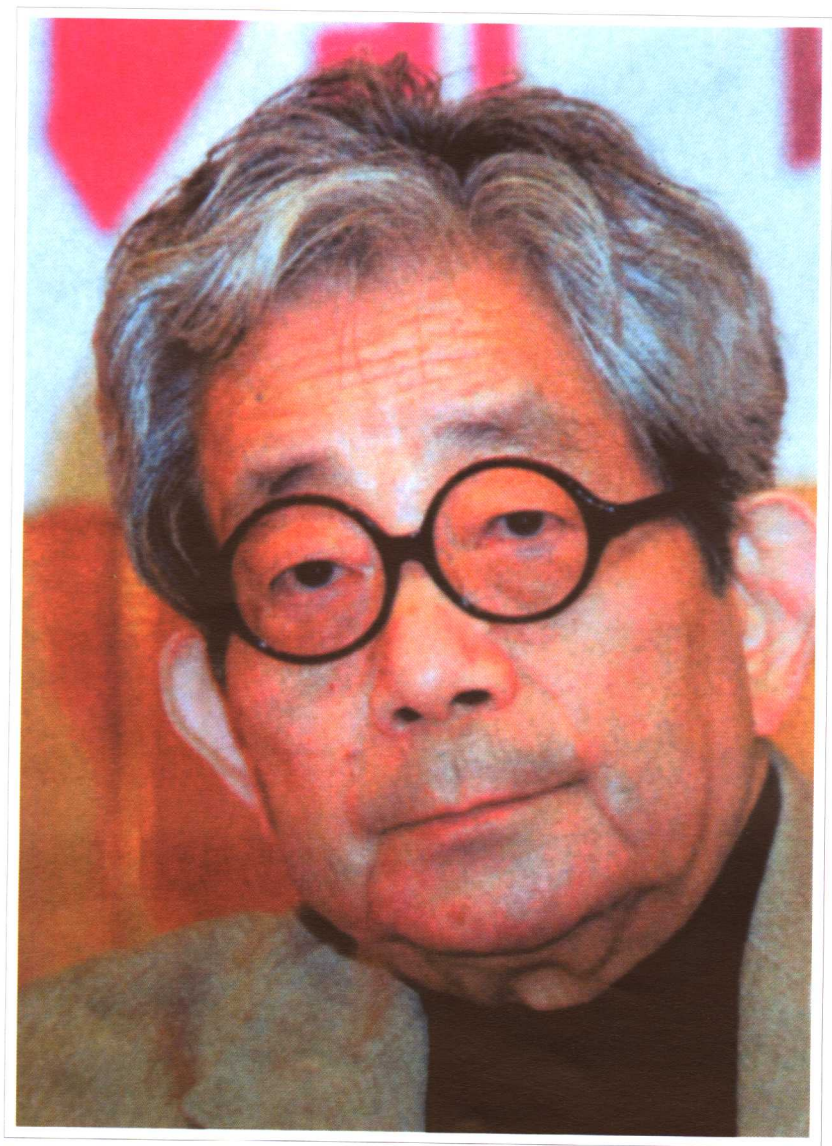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1935年－ ）

日本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年轻时曾就读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深受萨特存在主义思想影响。1958年以中篇小说《饲育》获日本纯文学大奖“芥川奖”，从此作为新生代作家活跃于日本文坛。1963年弱智儿的诞生以及广岛原子弹爆炸情况调查使其人生和文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江文学从此以予人以勇气与希望为创作宗旨。他在《个人的体验》、《广岛札记》、《洪水涌上我的灵魂》等作品中，反复表达了与弱者共生、反对核武器、以象征边缘力量的森林村落拯救人类危机的愿望，所以故乡“四国森林”也是大江文学的重要素材之一。“四国森林”舞台在登龙门之作《饲育》中已非常明晰，其后贯穿始终，许多重要作品，如《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同时代的游戏》（1979）、《忆思华年的信》（1987）、《燃烧的绿树》三部曲（1993年－1995年）等都以“四国森林”为舞台铺叙展开，这成为大江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者依然笔耕不辍，有《空翻》、《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别了，我的书！》等多部长篇小说问世。代表作《同时代的游戏》、《万延元年的Football》等，后者被誉为作家的划时代之作，也是日本战后文学之杰作。



Football 呼唤着新的回答

许金龙

十二年前的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埃斯普马克在授奖辞中介绍了当年度获奖作品的梗概后，他这样评述道：“……这个时刻，鹰四便是一个世纪前农民暴动领袖、曾祖父的弟弟，便是现代暴动的煽动者。这百年间的风云变幻都凝结于这一瞬间。”他还认为，“……在大江的作品里，来自以往的诸多挑战不断呼唤着新的回答。”

埃斯普马克介绍和评述的作品，正是我们将要解读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其作者则是这位评委已经告诉我们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为了能够顺利解读《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个文本，我们可能需要先行了解这位作家的创作经历和该作品的一些背景。

大江于1935年出生在日本四国岛一个森林中的小村庄，这个位于盆地中央的小村庄看似被山峦和森林完全封闭，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日后却成为大江文学世界中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家乡茂盛的森林，既是大江诸多文学作品中的舞台，也是大江终生的精神家园和乌托邦之乡。1788年，这里的农民曾因躲避饥荒而举行了大濑暴动。1866年夏天，为反对物价暴涨，以内山盆地为中心的三十个村庄共万余人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大濑暴动。历史上的这两次暴动对大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万延元年的Football》和《同时代的游戏》等诸多作品中的历史事件的原型。在谈到这两场暴动对自己的影响时，大江认为“而我，则在边缘地区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对于来自封建权力以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中央权力的压制，地方民众举行了暴动，也就是民众起义。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被民众的这种暴动或曰起义所深深吸引”。引导幼儿时期的大江“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的第一位启蒙者，是她

那位名叫 Fude（在日语中与毛笔谐音）、说是要记录下森林里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祖母。面对这个虔诚的小听众，祖母经常以目击者口吻讲述明治维新前两年发生在山谷里的那场农民暴动以及村子的历史。有关当地历史事件的这些叙述，使得年幼的大江感受到一种“与祭祀时的昂扬同质的东西”，并模仿祖母的叙述口吻，向小伙伴们（有时甚至也向一些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大孩子和成年人）讲述自己虚构的暴动故事。在大江的创作生涯中，这恐怕算是最早的“创作活动”了。

战败后第一个秋季里举办的秋收节赛会，则让少年大江感受到另一种非日常的昂扬，为他日后理解弗·拉伯雷的广场狂欢化描述和米·巴赫金的大众笑文化系统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三十年后创作《万延元年的 Football》等作品提供了潜在动因。这里所说的秋收节赛会原本因战争缘故早已停办，战败后转业回到乡里的年轻人为了回归农村的日常生活，便操办起秋收赛会并在村里的小学操场跳起了欢庆秋收的舞蹈。此时，农民歌手便领头唱起名为《抵牾》的歌谣，模仿历史上当地农民暴动时的情形，合着暴动队伍行进的节奏，把村子周围的森林以及村子内的地名一一编织到歌词里去。对于刚刚十岁的大江来说，这个场面不啻以赛会特有的叙事方式再现了祖母曾经说起过的历史故事。

尽管大江早在孩童时代就曾“通过祖母，受到了把山村的森林、河流以及更为具体的场所与传说/神话意义联系起来的训练，进而发展到把自己编织的新的传说，依附到某一场所或某一株大树上”，早期创作的《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等以森林为背景的作品中也确实洋溢着神话般的氛围，但大江真正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文学来表现“日本四国茂密森林中的、在自己家族间讲述并流传下来的神话般传说”，则是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邂逅尼日利亚作家图·图·奥拉的代表作《非洲的幽鬼与魔幻》之后。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试图逃避战乱——“既有举国一战的战争，也有部落间的战争，还有一些以掠夺为目的或抢夺奴隶的战争”——而逃进热带丛林的孩子，这个孩子的际遇几乎立刻就引发了大江的共鸣，与大江儿时有关战争与森林体验的记忆重叠在了一起。幼年时期的大江同样身处由战争引起的巨大恐怖之中，这是一场由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发动的侵略战争，倘若当时政府所叫嚣的本土决战成为现实，大江与他的小伙伴们就只能像奥拉的小主人公那样逃入茂密的森林之中，尽管“在孩子们的头脑里，惟有围拥着峡谷的森林里才充满神话故事，是一个令人恐惧且具有魅惑力的神秘处所”。在大江回忆起这种因战争而引发的巨大恐怖的同时，祖母为其讲述的各种传说也鲜活地浮现而出，比如以家乡的峡谷为核心而爆发的山民暴动，暴动失败后藏身于村中的青年暴动领袖，以及原本血缘相连的村人之间的相互杀戮等等。这些记忆被奥拉和他的作品一一激活，使得大江第一次意识到，完全可能也应该“让自己在孩童时代感受到恐怖和魅惑的森林中的传说具有某种意义”，而自己完全可以借助某种媒介，“通过神话般的想象力，把西非的尼日利亚的森林与位于东亚的四国的森林”连接起来。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万延元年的 Football》这个题名的缘起。其实，大江在其后发表的《被偷换的孩子》（2000 年）和《愁容童子》（2002 年）中都曾提及这部作品，只是在这两个文本内将题名置换成了《橄榄球赛 1860》。当然，万延元年与 1860 年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基本一致的，这是因为万延元年起始于 1860 年 3 月 18 日，而同年 3 月 3 日之前的年号则为安政七年。由于当时的幕府迫于坚船利炮的威胁，于 1854 年与美国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接着在没有得到天皇敕许的情况下，幕府大老伊井直弼于 1858 年又与美国签署了包括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款在内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由此引发反对派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掀起了倒幕运动，最终于安政七年（1860 年）3 月 3 日上午，水户藩和萨摩藩共 18 位武士在樱田门前将行进中的伊井直弼刺死，安政年号至此结束，直到 15 天后改元为万延元年。被史学家称为“樱田门外之变”的这个事件所引发的政治改革直接导致了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在这个被迫开国的历史转折期，随着江户幕府的声誉和权利不断遭到贬低和削弱，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力也在急剧下降，包括大江健三郎的故乡在内的日本各地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直至 1866 年爆发的“改造社会暴动”而达到最高潮，给大江留下深刻印象、达万余人之众参加的大濠暴动，正是发生在这一年的夏天。

而在此前的 1823 年，英格兰小镇拉格比（Rugby）公学的贵族

子弟 W·W·埃利斯 (William Webb Ellis) 在游戏中违反约定俗成的规定, 把一种原本用脚踢的叫作 Football 的皮球, 抱在怀中直接冲入了对方的球门, 其他学生便争相模仿, 为了便于抱持, 甚至让皮匠把原本圆形的球改制成了两头尖尖的橄榄形皮球, 这就是橄榄球最初的雏形。为了区别其中经纬, 1863 年全英足球协会成立, 确定只以腿脚传带的球为足球, 稍后于 1871 年成立的英格兰橄榄球协会, 则将原先的 Football 确定为橄榄球 (Rugby Football)。也就是说, 在 1860 年这个时间点上, Football 既是可以只用脚踢的皮球, 也是便于用手抱持的橄榄形皮球, 如同 1860 年既是安政七年也是万延元年, 日本既打算消极开国又准备积极闭关一样。

说到创作《万延元年的 Football》的动机,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那就是发生于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当时就要届满百年, 政府方面正准备为这明治百年举行一些庆典活动, 而总是下意识或有意识地站在“边缘”的大江则用批判的眼光注视着这些动态, 反映那个历史事件与百年后的当下相连接的《万延元年的 Football》则是这种关注的一个体现。

作品以第一人称写成, 27 岁的主人公根所 (在日语中, 根所的发音为 nedokoro, 与冲绳方言中的家谐音, 作者以此作为根源之地的隐喻) 蜜三郎夫妻生有先天智障的婴儿, 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后精神失常的好友自杀给“我”带来了更大震撼, 朋友用涂料把脸和整个头部涂抹成红色、赤身裸体地在肛门里插上黄瓜后上吊而死的惨状总出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辞去教职, 靠翻译稿酬和岳父的资助维持生活。与此同时, 弟弟根所鹰四在同一场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中遭受挫折, 后参加一个剧团去了美国, 现在却突然回国, 提出与哥嫂同回四国森林中的故乡, 一是为了拆解祖先传下的百年仓房, 卖给被当地人称为超市天皇的朝鲜人老板运到东京开设四国乡土风味的餐馆, 另一个目的则是了解在百年前的那场山民暴动中, 具有血缘关系的曾祖父两兄弟在流血暴动中的真实状态。回到森林中的村子后, 鹰四随即着手调查曾祖父弟弟 (暴动领袖) 的下落和自己的二哥与朝鲜人部落械斗并死去的真相, 同时组织村里年轻人成立球队, 利用大水冲断桥梁阻隔了村里与外界联系的机会, 以球队队员为骨干, 在用鼓噪人心的大鼓和念佛舞激起人们的亢奋情

绪后，发动了一场新型的暴动——鼓动村民和山民有组织地掠夺了超市的商品。或许是成功发动了的暴动刺激了血液中的暴力因素，在与嫂子发生性关系后，鹰四试图强奸村里的姑娘并遭遇抵抗而将其用石头砸死，从而受到村里青年们的孤立。在最后的夜晚，鹰四向哥哥蜜三郎坦白了曾与白痴妹妹通奸乱伦并导致其死亡的悲剧真相，最终以自杀对自己的罪孽进行了清算。不久后，“超市天皇”在拆解仓房老屋时发现了一个地下室，从而揭示出百年前的一个秘密——暴动失败后，指挥这场暴动的领袖并没有穿越森林前往外界，而是依然以这个身份躲藏在地下室里，却以虚拟的身份不断以书信的形式通报外界的变化以及自由民权思想。“我”在了解到这一切后，决定接回寄养在福利机构的孩子并和妻子共同养育将要出生的鹰四的孩子……在离开故乡之际，为鹰四制作了“人脸酷似石榴，闭合的眼睛钉了无数钉子”的面具的那个男人向“我们”告别时，说是“好几个小伙子表示想戴着这个面具从森林里下来，现在还在争执不休呢！”……

我们不妨把根所家两兄弟视为作者大江健三郎在文本内的两个分身，分别代表着大江的不同侧面。这两个主人公一个象征着不积极作为的旁观者，而另一个则想在故乡再现在东京未能成功的政治运动，并试图通过这种尝试把自己和当下与祖先在百年前举行的暴动连接在一起。更准确地说，作者是在运用神话/传说和历史与现实相交融的手法，以爆发于1866年的大濠暴动为原型，把1960年日本东京数百万人上街抗议和阻挠政府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现代政治运动，与1860年这个大动荡并面临重大选择的历史相互重叠，再引入Football这个当初并不确定的概念，喻示1960年的日本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选择——是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充当其在亚洲的仆从，还是坚持民主主义原则，与邻国和平共处，建设亚洲人自己的亚洲。

在这部鲜活地再现了作者在孩童时代所接受的森林中的神话/传说和历史的作品中，大江借助根所家兄弟为远离都市以及精神危机回乡寻源的过程，成功地在位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地带的四国森林中初步建构起神话/传说与现实相互交融的王国，以山里老人们记忆中的神话/传说、民间历史与中心文化和官方历史相抗衡的根据地，一如作者后来在谈到该作品时所说的“我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力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

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爆发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的是由中央权力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力者并取得了胜利），但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一切。……与那个中心进行对抗的边缘这种主题，如同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断出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之中”。在写作这部作品的时间点上，尽管那场政治斗争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绝望，就像文本中蜜三郎夫妻将要离开故乡之际，制作面具的男人所说“好几个小伙子表示想戴着这个面具从森林里下来，现在还在争执不休呢”所喻示的那样，大江显然更多地寄希望于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

今年8月15日的上午，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小泉纯一郎再一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当时，几家大媒体就此进行了调查，据说50%左右的受访者赞成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形象地说明，在大江着手创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小说四十年之后，在距万延元年将近150年后的今天，日本社会又将面对一个新的Football，那就是承认并面对侵略亚洲邻国的历史，并以此为鉴面向未来，还是极力否认那段历史，以为复活国家主义铺平道路。

还是在8月15日这一天，准确地说，是这一天的晚间，大江出现在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向台下的一千两百名听众表明了自己的选择——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严肃面对历史……在半个多月后，大江又相继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讲台上，再度表明了自己的选择——仍然是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严肃面对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与邻国的和解，共同创造和平和美好的未来。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了谢·埃斯普马克在十四年前所说的话语——“……在大江的作品里，来自以往的诸多挑战不断呼唤着新的回答。”当下的Football，在呼唤着大江作出新的回答。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研所）

一、在死者的引领下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渴求着炽热的“期待”感，摸索噩梦残存的意识。焦灼地期盼如咽下的使内脏燃烧的威士忌般热辣辣的“期待”感确实回复肉体深处的摸索总是徒然。握起无力的手指，而后，面对光亮正不情愿地退缩的意识，知道浑身骨肉分离之感，且这感觉正变为钝痛。无奈，只得再次接受这隐隐作痛、支离破碎的沉重肉体。显然不愿想起这究竟是何物在何时的姿势，我只是手脚蜷缩地睡着。

每次醒来，都要寻找失去的炽热的“期待”感。不是失落感，它本身是积极的实体。当意识到无法找到，便试图再次诱导自己重返睡眠的斜坡。睡吧，睡吧，世界不复存在。然而，今晨剧毒令浑身疼痛，阻碍再度入眠。恐惧欲喷涌而出。到日出至少还有一小时吧，在此之前，无法把握今天将是怎样的日子。如胎儿般浑然不知地躺在黑暗中。过去的这种时候，性欲恶习会乘虚而入。然而，现在二十七岁，已婚，甚至有了放在保健院的孩子，一想到自己还要手淫，便生出一阵羞愧，转眼将欲望的胚芽捻得粉碎。睡吧，睡吧，睡不着就模仿熟睡的人！这时，黑暗中冷不防看见昨天工人们为建净化槽而挖的长方形凹坑。荒芜痛苦的毒素在疼痛的体内增殖，如筒装果冻般欲从耳、眼、鼻、口、肛门、尿道缓缓溢出。

我依然模仿熟睡的人，站起来在黑暗中摸索前行。闭着眼任身体各处撞在门上、墙上、家具上，发出呓语般痛苦的呻吟。当然，我的右眼即使在白天大大睁开，亦毫无视力。我何时才能明白右眼究竟为何要变成这样？那是一次可憎而无聊的事故。某日早晨我走在街上，一群陷入极度恐惧与愤怒的小学生扔来石块，一只眼睛被击中，我倒在了马路上。我简直无法理解那是为什么？我的右眼从眼白至眼仁横向撕裂丧失了视力。直到现在，我仍不明白那次事故的真正含义。而且，我害怕明白。如果你用手掌捂住右眼走路，你肯定会遇到许多埋伏在右前方的物体吧。你会突然撞上它们，会不断地碰了头和脸。就

这样，我右半边的头和脸新伤不断。我是丑陋的。早在眼睛受伤之前，母亲曾将我与可能变得英俊的弟弟相比，预言我成年后的容貌。我时常想起母亲的话。渐渐地，我丑陋的特点显现出来，瞎眼不过日日更新着丑陋，时时生动地凸显着丑陋罢了。天生的丑陋想躲在背阴处沉默，是瞎眼的效果不断把它拉到阳光下。不过，我给予面向黑暗的眼睛一个任务。我把丧失了功能的它，比作面向颅内的黑暗睁着的眼。这只眼时刻注视着积满鲜血、微热于体温的黑暗。我雇了一个哨兵监视自己内在的黑夜森林。就这样，我训练自己观察自我。

穿过厨房，摸索着打开门，这才睁开眼睛。深秋的拂晓，漆黑一团，只是遥远的高空泛出微白。黑狗跑来想扑进怀里，但它即刻领会了我的拒绝，默默地把身子缩成一团，黑暗中把小鼻尖如蘑菇般扬起来对着我。我把它抱在腋下慢慢前行。狗臭烘烘的。它呼吸急促，一动不动地任我抱着。我感到腋下发热，或许狗得了热病。我的光脚尖碰在木框上。我暂且放下狗，摸索着确认梯子的位置，而后在黑暗中朝放狗处抱去。它仍呆在那里。我不觉笑了，然而微笑无法持续，狗肯定是病了。我吃力地爬下楼梯。坑底随处是没过脚踝的积水。水不多，就像绞肉时流出的汁液。我坐到地上，感觉水透过睡裤和裤衩弄脏了屁股。而且，我发觉自己像失去了抵御能力的人似的，温顺地忍耐着，但狗当然能够拒绝被水弄脏。它沉默着，像是会说话，却默不作声。它在我腿上取得平衡，将颤抖发烫的身体轻轻依偎在我胸前。为了保持这平衡，它将钩状爪子扎入我的腿部肌肉。我感到自己似乎亦无力抵御这痛苦。五分钟后，我便不在乎了。对弄脏屁股、渗入睾丸和大腿间的水亦不在乎了。我感觉我这 172 厘米高、70 公斤重的肉体，与昨日工人们从这里挖出来扔到远处河里的泥土总量相当，它正同化为泥土。在我的肉体及四周的土壤、潮湿的空气中，仅狗的体温和两只如腔肠类动物腹腔般的鼻孔活着。鼻孔惊人地敏锐起来，无限丰饶般搜集来许多坑底贫乏的气味。它确实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所以不但无法辨别搜集来的无数种气味，而且当我几乎失去知觉、将后脑勺（我觉得是直接将后脑部的头盖骨）^①撞在了坑壁上，我依然只是继续吸入上千种气味与少量的氧气。荒芜痛苦的毒素仍然

① 括号参照原著。以下类同。

充塞于体内，但已没有向外渗出的迹象。虽然炽热的“期待”感没有回来，恐惧心却消除了。我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事实上，现在我对拥有肉体本身感到无所谓，只是没有任何物体的眼睛看见满不在乎的自己，这是令我感到遗憾的。狗？狗没有眼睛。满不在乎的我没有眼睛。自从下了梯子，我再次闭上了眼睛。

而后，我静观友人，我参加了他的火化仪式。今年夏末，我的友人用朱红色涂料涂满头部与脸部，浑身赤裸，肛门里插着黄瓜上吊死了。他妻子参加一个持续到深夜的晚会，当她病兔般疲惫地回到家中，发现了丈夫奇异的尸体。为何友人不与妻子一起参加晚会？他就是那样的人，总让妻子独自参加晚会，自己则留在书房里进行翻译工作（那是与我合作的工作），谁也不会感到奇怪。

友人的妻子从尸体前两米处径直跑回晚会地点。她吓得毛发倒竖，双手挥舞，无声地呼叫着，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踏着自己的影子，穿着孩子气的绿鞋子捋胶卷般狂奔着。她向警察报了案就静静地抽泣，直到娘家来人接她。于是，警方的调查结束后，由我和友人刚毅的祖母为朱红色脑袋、一丝不挂、大腿上粘着毕生最后的精液、确实难以抢救的死者料理了后事。死者的母亲陷入痴呆状态，帮不了忙，只是当我们要洗掉死者的装扮时，她忽然清醒过来予以反对。我和老妇人们谢绝所有吊唁者，仅我们仨为死者守了夜。死者富于个性的庞大数量的细胞正隐微而迅速地被破坏着。干涸的皮肤如水坝般拦住了酸甜的蔷薇色细胞，那黏黏地溶化了、变成了莫名之物的细胞。友人仿佛奋力穿越一条狭窄的暗渠，在他就要从另一端钻出前，突然可怜地死去了。朱红色脑袋的友人的肉体，比他二十七年生涯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充满了紧迫而危险的实在感，它躺卧在简易行军床上傲慢地腐烂着。皮肤的水坝即将决口。发酵的细胞群如酿酒般酿造着肉体自身真实而具体的死亡。生者必须将其饮下。友人的肉体与散发出百合香味的腐蚀菌一起铭刻的浓重的时光迷惑着我。尸体在其整个存在期内进行了惟一一次飞行，我在注视这纯粹的时间圈时，被迫理解了可以反复、如幼儿头顶般柔软温暖的另一种时间的脆弱。

我禁不住嫉妒起来。不久，最终闭上双眼的我的肉体在体验腐败时，不会有友人注视它、理解它的正当含义。

“他从疗养院回来时，我该劝他再回那里。”

“不，这孩子不能再呆在那里了。”友人的祖母回答道。

“这孩子在疗养院表现出色，很受其他精神病患者尊敬，已不能再留在那里了。你把这事忘了，别再责备自己了。事到如今，事情非常清楚，这孩子从那里出来过上自由生活，实在是太好了。要是他在那里自杀，也许就不能把脸涂成朱红色、光着身子上吊了吧。肯定会被尊敬他的其他精神病人拦住。”

“你能挺得住，我很受鼓舞。”

“人人都有一死，而且大多数在百年后，不会再有人讨论他们的死法。按自己最希望的方式死是最好不过的了。”

友人的母亲一直坐在床脚，不停地抚摩着死者的脚。她好像受了惊的乌龟似的，把脖子深深地埋入双肩，对我们的交谈毫无反应。她的扁平的植物性的小脸很像她悲惨死去的儿子，好像渐渐融化的饴糖似的，表情松弛无力。我觉得自己从未见过如此写实地表现彻底绝望的面孔。

“像猿田彦似的……”亡友的祖母令人摸不着头脑地说道。

猿田彦。我差点被这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滑稽词汇唤起不太明确的意识，但我脑髓的脂肪质已经因疲劳而变成肉冻，它虽然微颤着，但未能扩大到理清意识的经纬。我无益地摇头，猿田彦这个词便如秤砣般，带着无法解开的语义封印沉入我记忆的深处。

现在，我抱着狗坐在积有少许水的坑底，作为令人怀念的记忆矿脉上明显的露出部分，猿田彦这个词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自那天起，一直冻结着的有关这个词的脑髓脂肪质的肉冻融化了。猿田彦。猿田彦殿下在天界岔道口迎接下凡诸神。天宇受卖命作为闯入者的代表与猿田彦进行外交谈判。她集中新世界的原住民鱼类试图确立统治权，将默默抵抗的海参的嘴巴用刀子划开，说这嘴巴不答话。我们那脑袋涂成朱红色、心地善良的二十世纪的猿田彦，倒不如说是被划破了嘴巴的海参的同类。如此想来便泪如泉涌，泪水从脸颊流至嘴唇，滴在了狗背上。

友人在去世前一年，中断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留生活回国，之后进入一家为轻度精神异常者服务的疗养院。有关疗养院的所在地及友人那里的生活，我只能从其自述中略知一二，因为他妻子和母亲、祖母亦都未实地造访过那家据说位于湘南地区的疗养院。友人禁

止身边的所有人造访那里。现在看来，我亦无法断言是否真有那么一家疗养院。

即便如此，我们暂且相信友人之言。那家疗养院被称作微笑训练中心或微笑道场。被收容者每餐都要服食大量镇定剂，所以无论白天黑夜，人们都在温和的微笑中度过平静的时光。那是湘南极常见的海滨别墅式平房，一间日光室占据了建筑物的一半。宽敞的草坪上安置了许多秋千，白天大部分患者坐在秋千上聊天。被收容的患者们严格说来不算患者，而是长期逗留的旅行者。服用了镇定剂的旅行者们变成了世上最温顺的家畜般的动物，他们彼此交换着温和的微笑，在日光室或草坪上生活着。外出是自由的，且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被监禁着，所以亦没有逃跑者。

进入微笑训练中心一周后，友人回来取新书和换洗衣服时说，他似乎比任何先于他住院的温和微笑着的患者们都更迅速而愉快地适应了那怪地方。然而，又过了三周，友人再次返回东京，虽然仍在微笑，脸上却显出些许悲哀来。他告诉他妻子和我，说给患者们分发镇定剂和食物的看护人员是个粗暴男人，他常常对服食了镇定剂、连生气都不会的毫无反抗能力的患者们动粗，比如与你擦肩而过时，莫名其妙地猛击你腹部。我建议友人向中心负责人提起抗议，可友人说，这么一来，院长会认为我们太过无聊而在撒谎，或者只是得了迫害妄想症，或二者兼有吧。因为至少在湘南海岸不会再有像我们这样的无聊之辈，我们也多少有些精神错乱。而且，由于镇定剂的作用，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真在生气。

但是，时隔两三天后，友人未服用发给他应在早饭时服用的镇定剂，亦将中午与晚上的药剂倒入抽水马桶。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的确生气了，便伏击了粗暴的看护人。他自己亦伤势严重，但总算把看护人打了个半死不活。友人因此受到了温和微笑着的同伴们深深的尊敬。但是，在与院长进行交谈之后，他必须离开那里。那些与平时一样善良地傻笑着的精神病患者们前来送行。当友人向他们挥手告别离开微笑训练中心时，他心中有生以来第一次生起一股深切的悲哀之情。

亨利·米勒说过这样的话：“我体验了与他的悲哀相同的悲哀。”其实直到那一瞬间，我还在怀疑米勒之言的真实性。“我也想一起

笑，可是笑不出来。我非常悲哀，一生中从未如此悲哀过。”这不仅是表达问题。另外，还有一句也是米勒的话，之后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我们应该快活！”

自离开微笑训练中心后，直至把脑袋涂得通红、一丝不挂地上吊自杀，米勒的话的确纠缠着友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我们应该快活！”友人绝对快活地度过了他过早而短暂的晚年。他甚至陷入某种性变态，进入一种疯狂状态。友人火葬后，我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在与妻子的交谈中，我又想起了这件事。妻子一边等我回来，一边独自喝着威士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醉酒的妻子。

我一回家就直奔妻儿的房间。当时，我的孩子还在家里。黄昏时分，孩子躺在床上，用绝对无神的褐色眼睛平静地望着我。如果植物有眼，植物便是那么平静地回望偷视者的。妻子不在孩子身边。我是在藏书室的暗处发现她的。她默默坐着，烂醉如泥。她坐在置于书架间的梯凳上，保持一种可笑的平衡姿势，仿佛鸟儿落在摇曳的树枝上。当我找到她时，我困惑至极，反而感到了自身的羞耻。我在梯凳侧面挖的洞内藏了一瓶威士忌。她拿出来就那么坐在梯凳上对着酒瓶喝了一口，而后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慢慢地越来越醉。妻子嘴唇上部油腻腻地冒着微汗，像机械娃娃似的想仰身迎我，却站不起来。她的眼睛如李子般又红又热，但从衣内露出的脖子和肩膀上的皮肤却起着鸡皮疙瘩，整个身体给人的印象，宛如一条胃部异常、盲目地吃了青草却又呕吐的狗。

“你病了吗？”我问得非常滑稽。

“我没病。”妻子敏锐地觉察出我的困惑，带着明显嘲笑的口吻答道。

“那么，你真的醉了。”

我对着她弯下腰去，她疑惑地回望我。我发现粘在她上唇边颤动着的汗珠，随着上唇的抖动滚落到嘴角，迎面扑来她那因酒精变得沉重而潮湿的肮脏的叹息。我从亡友身边带回的生者的疲劳再次染黑了我的全身各处。我想抽泣。

“你完全醉了。”

“我没有特别醉。虽然出了汗，那是因为害怕。”

“你怕什么？是担心婴儿的未来吗？”